

從愛河左岸邂逅到行動數位化妝舞會： 高雄年長男同志的地緣社會網絡關係演進之初探*

侯政男**

投稿日期：2020 年 6 月 25 日；通過日期：2020 年 11 月 14 日。

* 作者感謝匿名評審的無私珍貴建議，提供臺灣同志研究學術發表空間，並向《新聞學研究》編委會致謝，除編輯事務協助外，還包含名詞定義的釋疑。另特別要向文中引述臺灣同志研究著作的先驅學者致敬，這些無畏的著作讓本文論述更加完整而深入。本研究感謝下列經費支持：高雄市政府《寫高雄-出版及文史調查獎助計畫》(107-09D)及義守大學校內計畫 (ISU 108-01-11A/109-01-09A)。

** 侯政男為義守大學大眾傳播學系副教授，email: hou.masao@gmail.com。

本文引用格式：

侯政男 (2021)。〈從愛河左岸邂逅到行動數位化妝舞會：高雄年長男同志的地緣社會網絡關係演進之初探〉，《新聞學研究》，146: 1-52。DOI: 10.30386/MCR.202101.0001

《摘要》

本研究從地緣社會網絡關係之觀點出發，以地緣位置空間、社會文化演進，以及社會網絡互動各面向之詮釋為議題核心，並加上通訊網路科技運用之時代背景，勾勒出高雄年長同志生命歷程週期之真實同志空間、同志生活經驗及社會支持。以立意抽樣方式藉由 Scruff 此社會網絡型社交應用程式找到八位受訪者，受訪者都曾在異性戀主宰的社會文化下成長，都走過具勞工草根的愛河左岸尋找同志朋友的懷舊時代，也經歷過美國大兵與外籍船員加入的都會同志文化。但隨著通訊科技演進，他們藉雲端介面互動以如同化妝舞會的保守謹慎方式來自我呈現，並在審美同質化的條件下尋找同伴，藉由網路毗鄰性與實際位置的即時交流，呈現出社交—性慾展演交織下的地緣位置空間，加入社會支持維度，藉由實際現身及彼此交流來獲得社會支持，擺脫社交孤立的負面刻板印象。值得一提的，因為同志婚姻的合法，讓原本只來自虛擬或私密實體空間支持外，也擴大到社會及國家層面的社會支持，扭轉過去異性戀婚姻時代朋友比伴侶重要的現象，這種全面性的社會支持更顯示出此本土年長男同志相關研究發現之可貴價值。

關鍵詞：年長男同志、地緣社會網絡關係、社會支持、社會網絡型社交應用程式、高雄、Scruff

壹、前言

一、茫茫大海中尋找高雄地區年長男同志的現身

2017 年 10 月，第 9 屆總統文化獎公布得獎名單，投入同志平權運動，並聲請同性婚姻釋憲案，進而讓同志婚姻得憲法保障的祁家威獲頒社會改革獎。投身同志平權運動 30 年，並促使大法官釋憲同意同性婚姻的同運先驅獲社會改革獎，當年 58 歲的祁家威受訪時表示，拿到這個獎是個榮譽，不過同志婚姻還未入法，因此許多相愛的人仍然無法成家。如果可以，他希望拿這個獎交換臺灣同志可以立刻登記結婚的權利（吳柏璋，2017 年 10 月 13 日）。看到這個新聞，著實震撼了作者，一個常被年輕同志戲稱「髒老頭」的年長同志群體（王增勇，2011），突然間成為所有各世代同志族群，甚至是政治高層所尊敬的同志權益鬥士。這個窠臼觀念上轉變的震撼，著實讓一個身處於南臺灣的傳播研究者，好奇問題油然而生：在保守之港都傳統社會價值下生活數十載的同志長者，他們在其生命歷程是如何展現？在今天同志婚姻獲得憲法保障的時刻，這些問題顯得更有價值意義去探討瞭解。

本研究以高雄地區年長男同志為研究主體，為本土同志（LGBTQ）研究上探究年長同志議題可能產生的困境，¹ 也就是研究主體在保守社會氛圍可能不願「現身」的問題，² 或是找不到肯挺身而出說出自己性

¹ LGBTQ 研究的範圍包含下列各種性相：女同志（Lesbian）、男同志（Gay）、雙性（Bisexual）、跨性別者（Transgender），以及無法確認自己是哪一個類別之泛同志者（Queer）等相關研究。本研究之範圍以「男同志」為研究對象。

² 誠如王增勇（2011，頁 179）針對老年男同志的研究心得，發現受訪者接受外人

相 (sexuality) 認同的生命敘事之受訪對象。³ 本研究旨在打破這些可能的「研究障礙」，探索處在新媒體時代本土同志研究可能的出路，致力於完成這項可能是艱鉅的研究任務。如果要突破年長同志「現身」問題所可能造成的研究困境，必須要跳脫既有研究思考框架，大膽地想像另類途徑以尋找研究主體「現身」，除本身社會文化條件的開放可以帶來研究契機外，新媒體時代創造的年長同志媒體運用是否也可能成為研究者與研究主體的絕佳接觸溝通機會。

二、探究各生命歷程下年長男同志之地緣社會網絡關係

在西方相關研究可以看到「社會網絡」(social network) 在同志的生命歷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Brennan-Ing, Seidel, Larson, & Karpiak, 2014; Chan, 2017; Dorfman, Walters, Burke, Hardin, & Karanik, 1995; Erosheva, Kim, Emler, & Fredriksen-Goldsen, 2016; Grossman, 2008; Grossman, D'Augelli, & Hershberger, 2000; Shippy, Cantor, & Brennan, 2004; Sumter & Vandenbosch, 2019; Wu & Ward, 2018)，⁴ 相關男同志

訪問如同在公領域中的自我展演，愈是邊緣的老年同志，對這樣的展演愈是排斥與恐懼。因此，對於慣於防衛異性戀社會歧視的老年同志，讓他們發聲，讓他們生命經驗被看見，具有相當的挑戰性。

³ “Sexuality”一詞之中文翻譯在華人學術界尚未有最後權威之定論，在臺灣方面有學者朱偉誠（2000）將其譯為「性相」，取「相」來說明比較抽象的「狀態」意義，或如甯應斌（2010）將其譯為「社會性」，或是如紀大偉（2015）主張 sexuality 可以在各種脈絡變化成不同的中譯詞，需要對應多元、多變的中譯。本文指的 sexuality 是著重同性戀男性在其個人性慾望的特質及偏好等各種與性關聯的狀態面向，也與本學刊徵稿短文中之「性相」譯名之定義與內涵吻合，基於學刊整體統一的編輯考量，本文使用「性相」一詞來討論相關議題。

⁴ 「社會網絡」乃「社會」中個人與他人透過互動關係而進行某程度的聯繫。「社會」的組成可以是幾個人的小團體，以至於一個多人的大團體。如果以社會互動

研究發現大部分男同志將友人也視為「家人」，而朋友圈的價值超過家庭成為社會網絡的重要成因，朋友更是社會支持（social support）的最重要來源（Chan, 2018; Erosheva et al., 2016; Shippy et al., 2004; Yeo & Fung, 2018），而西方相關研究也發現年長男同志在傳播科技發展下已逐漸擺脫社交孤立的負面刻板印象（Erosheva et al., 2016; Grossman et al., 2000; Shippy et al., 2004）。以臺灣相關「年長同志研究」而言，年長男同志相關研究除以口述歷史瞭解北臺灣年長同志的生活故事（王增勇，2011），年長同志的三重汙名：老年、同志、性相關探討（喀飛，2011），以及以已婚男同志的網路使用及社會支持關聯性探討（Hou & Lu, 2013）等相關學術探討著作外，目前仍缺乏有關隨著時代演進下本土年長男同志的社交生活、社會網絡特徵，以及他們的社會支持需求所經歷的歷程。

本文以高雄地區年長男同志為研究主體，以詮釋典範的研究設計來回顧「過去」，還要看「目前」，因此本研究有一個連續性的核心問題：他們經歷了哪些與同志身分認同有關的生活經驗？他們「過去」與「現在」的活動空間在哪裡？他們「過去」與「現在」的社會支持需求是什麼？為了探索相關「過去」與「現在」的社會網絡，本研究以 Luo & MacEachren（2014）提出的「地緣社會網絡關係」（geo-social networking relationship）角度來檢視這些經歷政治社會動盪下的高雄同志長者相關生活經驗故事。這些在戒嚴時期成長的「小鮮肉」，曾變成解嚴時期，初期意氣風發的社會中堅，到目前行動傳播科技時代已成為年華漸退的年長同志長者，他們隨著時代演進下的同志身分生命展現，

的層面來看，社會成員中具有相當程度的彼此關聯性與內部凝聚力（Counts & Fisher, 2010）。如果以同志社會網絡來看，除了他們有共同的性相外，成員間也會分享共同興趣、價值觀，甚至是外表穿著品味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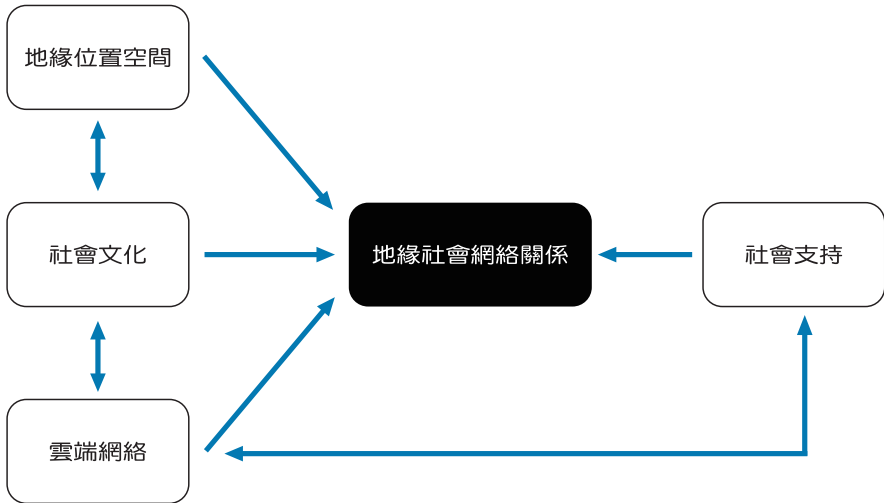
便是本研究想要瞭解分析高雄男同志活動生態及空間的意涵所在。

「現在」社會網絡特色，除了最原始的人際網絡外，最重要的特徵就是以手機為主的通訊科技服務為社會網絡的再進化，進而設計創造出「社會網絡型社交應用程式」（social networking social app）此一賦予社交功能的重要發明，面對如此通訊網路科技主宰生活的時代來臨，這些設計發明帶給年長同志怎樣的「現在」社會網絡體驗？本研究亦旨在歸納出高雄年長男同志使用「社會網絡型社交應用程式」經驗下的「地緣社會網絡」特色，藉此探討在社會文化演進下之地緣位置空間及雲端網絡交錯下的社會支持，建構出他們在生命歷程中橫跨傳統與創新媒體運用的雙重年代經驗下之社會支持意義。

貳、文獻探討

本研究嘗試從「地緣社會網絡關係」（Luo & MacEachren, 2014）來檢視高雄年長男同志生命歷程的空間與網絡現象，以關係中之地緣位置空間（territorial embeddedness）、社會文化（societal embeddedness），以及網絡空間（network embeddedness）三個面向發展出研究架構來探討。無論是在地理空間還是網絡空間，空間分析和社會網絡分析通常將社會過程視為具體情境，因此在「地緣社會網絡關係」架構下，相關研究文獻以地緣位置空間、社會文化，以及雲端網絡等核心概念發展出相關論述，加上相關研究發現雲端網路下「社會網絡型社交應用程式」與社會支持具有關聯性（Chan, 2017; Ridings, 2000），因此將社會支持加入文獻探討的核心論述（圖 1）。

圖 1：「地緣社會網絡關係」下之本研究核心理論研究架構圖



一、臺灣社會文化價值下的年長男同志困境

雖然過去華人歷史上同性戀行為都普遍存在（Hinsch, 1990），但是華人認同自己是男同志（gay），不見得可以在華人社會依照 gay 的生活方式來終其一生，由於華人社會存在與西方不同的多樣同性戀生活方式，華人的「同志」特色是一群具有同性性行為卻處於異性戀婚姻中的人存在社會各角落（周華山，1995, 1997）。也許目前年輕的臺灣男同志可以大膽地出櫃站在街頭遊行爭取同志權益，但是年長同志於年輕時期的生命歷程中卻無法如此公開，根據王增勇（2011）的研究發現，大部分年長同志選擇以異性戀的方式面對眾人生活著，而這也是年長男同志為何有一定比例在年輕時選擇進入異性戀婚姻生活的原因。

面臨來自父母及社會，甚至是來自同儕的壓力，加上「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傳承觀念，讓娶妻生子變成是一個男人的家庭責任，臺灣

男同志仍然在傳統孝道與同志人權這兩個矛盾衝突觀念中妥協自己未來規劃，大部分男同志都會壓抑自己性相而選擇婚姻生子，但同時也希望婚後能保有與男性具親密關係的生活方式，但是已婚同志找男友面臨的法律問題現已與異性戀婚外情類似（邢飛，2012），事實上這種與同性的另類婚外情已在臺灣社會中存在許久（Hou & Lu, 2013），只能說是一種不能說的秘密。

二、地緣位置空間與男同志身分扮演

當一個人成長過程中確認自己的同性戀身分後，其對同性的慾望及行為將嘗試要與自己的性相認同相互結合，藉此其將摸索出一系列的生活方式來面對自我認同，也開始會運用更多空間來滿足自己內心的真正渴望，讓身分及行為在空間中獲得整合（De Cecco & Shively, 1984）。

Leap（1999）認為「場所」（place）與「空間」（space）具有不同內涵，「場所」為由規劃者設計及定義，透過文化的方式來實踐，「空間」則是成員將抽象的「場所」轉變成對自身群體具有獨特意義的「特定場所」。不論是在同志空間中的實踐、表現或再現形式展現，邂逅（encounter）式的碰面是流動且動態的，LiCoppe, Rivière, & Morel（2016）指出如果以邂逅來解讀男同志間的社交關係很快地便會轉變為一種性行為交流關係（hook-ups），而非單純人與人之間的社交關係。而公園及同志酒吧等空間的互動交流，則很容易將這些空間視為一種性慾空間，而非僅是全然單純的情感交流。

Castells（2002）則將男同志邂逅交流的空間視為一個「生態系統」（ecosystem），這些空間處在屬於自己產生的生態系統，在此之中男同志為了尋找社交對象，在此驅動追求之下出現此生態系統，產生碰面對

象的互動空間。這樣的空間集合了能滲透的邊界與變遷之型態，而如此概念提供了「生態系統」，讓男同志的「社交－性慾」對象間相互關係而給予空間意義，展現出此地理空間之時代性意涵。「生態系統」在此被用來視為討論不同空間產生的競爭生態區域（Filice, Raffoul, Meyer, & Neiterman, 2019），並且可以「物競天擇」的視野之下，檢視「生態系統」在強烈競爭下如何維持下去。在此「生態系統」之中的「社交－性慾」對象，如男同志酒吧及公園等空間場域便可擔任起一個社交互動所產生意義的背景，產生和再造異於周遭非同志空間的在地性特色（Appadurai, 1996），而此空間場域也可視為依同志經驗詮釋產生具有群體的獨特意義。

華人同性戀者稱男同性戀者群聚的社會網絡為「圈子」，意指具有相似性相及生活方式特質的同志群聚，而這個「圈子」成員的互動變成為一個「生態系統」，在此「生態系統」成員的邂逅過程中，可引用 Goffman（1959）之「自我呈現」（self-presentation）定義，界定為經過努力規劃來營造他人對自我的印象，如此的印象透過暗示所形塑，以致於這些暗示可被視為表演者所「賦予」（given）或者藉由他們的行為所「釋放」（given off）。而誠如 Garda & Karhulahti（2019）所觀察，交友訊息中的每個成員就像表演者般尋求其他使用者的青睞。

三、社會網絡與社會支持

社會支持對於年長同志已成為日益重要的資源，由於臺灣尚未有具系統性的相關研究，⁵ 因此只能引用相關國外研究發現。相關西方研究

⁵ 除王增勇（2011）的年長同志生命敘事外，還有趙彥寧（2005, 2008, 2010, 2017）針對中老年女同志的一系列研究，試圖探究包括年長同志如何認知並處理

發現男同志依賴友誼關係更勝於在原生家庭親屬，而異性戀男性則較仰賴從原生家庭獲得社會支持（Erosheva et al., 2016）。從男同志社會網絡中支持朋友的整體角色來看，男同志受訪者表示最大宗的支持來源是來自朋友，其次是伴侶，受訪者也表示比起家人更願意從朋友與伴侶處獲得支持（Grossman et al., 2000）。可看出相關西方研究說明伴侶及友人構成的社會網絡是獲得社會支持重要因素，社會網絡對於大部分年長同志可以提供足夠功能性與情緒性的支持。

網路虛擬世界中創造的社會網絡，顯示成員之間不僅是資訊相互流通，更是給予彼此社會支持的重要新媒介。Ridings（2000）指出虛擬社群提供成員相互交流的場域，並進行社會交換，包括資訊交流創造的社會支持，而虛擬空間的無形物質交換行為也會影響身心的幸福感產生，交流行為也足以影響社群成員身心雙方面的幸福感。

相對網路創造的虛擬社區現象，新問世的「社會網絡型社交應用程式」是否具備社會支持功能，是本研究所期待檢視的問題。本研究檢視這類新型交友／通訊工具對年長同志生活上的意義，探究這些新發明是否提供年長同志一個獨特的溝通情境，以及獲得與各層面連結的社會支持管道。

諸如醫療福利、關懷照顧和死後的喪葬儀式，以及理解生命政治、照護倫理和「酷兒家庭」之社會文化意義間的可能連結關係。但二文皆未以媒體運用與社會支持為主要核心探討。

參、研究設計、問題與方法

一、研究問題及研究主體

在通訊科技發達的今日，高雄地區年長男同志也從傳統社會文化規範經歷到現今同志婚姻平權觀念開啟，本研究將檢視受訪者這幾十年的同志生命記憶及社會網絡關係的變遷。研究問題以地緣位置空間、社會文化演進，以及社會網絡互動之詮釋為議題核心，並加上通訊網路科技運用之時代背景，勾勒出各生命歷程週期之真實同志空間、同志生活經驗及社會支持。

研究主體之年長男同志，以居住於高雄地區，並一生大部分時間皆以高雄地區為生活經驗之同志為受訪對象，受訪者需對自己的同志身分具自我認同，未婚、離婚、失婚，或是仍處於異性戀婚姻中之狀態皆可為受訪者，訪問者並會事先向受訪者保證所有個人資訊絕對保密。「年長者」的定義則參照王增勇（2011，頁 187）之〈跨越世代相遇：看見「老年男同志」〉之受訪者年齡範圍，對「年長者」採取廣義多元界定，以 50 歲為約略標準，但也接受受訪者主觀認定自己是年長男同志，或者從其生命週期，受訪者進入退休狀態或是異性戀婚姻下所生子女已成年的「年長者」階段，都可成為本研究之受訪對象。此外，本研究想探究受訪者使用「社會網絡型社交應用程式」之經驗，所以受訪者都必須具有相關軟體使用經驗，才能參與本研究之訪談。此外，同志交友應用程式使用者在年紀與長相要求之擇偶條件很難清楚界定判斷標準，⁶ 因此同志之擇偶條件非本研究之檢視重點。

⁶ 男同志審美標準與異性戀差距甚大，例如有些男同志喜歡白髮老男人，有些喜歡

二、同志社會網絡型社交應用程式之選定

本研究旨在檢視一地區、空間及男同志行為之間的相互作用，探究使用者的經驗觀點，藉以瞭解使用者對知曉位置與網路互動之融合所呈現出之身分展現。為了檢視行動傳播科技對年長同志的影響，本研究選擇交友以「大叔」為重要擇友項目的「社會網絡型社交應用程式」— **Scruff**，**Scruff** 相當受自認是「熊族」的臺灣年長同志使用者歡迎，因此以 **Scruff** 來檢視受訪者的使用行為。⁷ 只要有智慧型手機，連年長同志都可成為 **Scruff** 會員及進入參與，提供與其他男同志認識機會。2010 年推出的 **Scruff** 具備全球定位系統（GPS）功能，是專為同志社群所設計，此應用程式功能讓使用者來建立一個內含相片與部分基本人口統計資料（年齡、身高、體重、種族、簡單標題）的資料檔（圖 2）。應用程式的簡便之處在於可以找出周邊使用者的位置，並有傳送即時文字和交換相片的檔案傳輸輔助功能，並提供 GPS 位置地圖，以便瞭解雙方最新身處的實際「地理距離」。這種在您所在的地方登入位置，看看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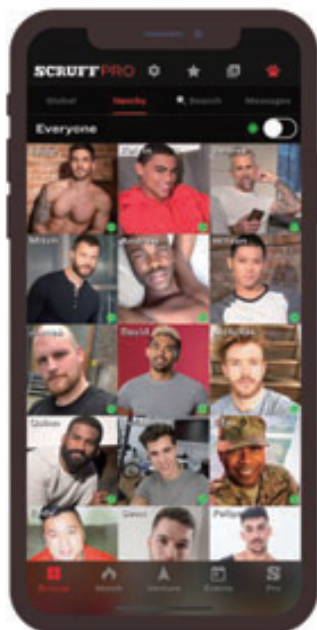
胖胖有大肚子的男人，有些則喜歡有腹肌的年輕人，而且這些不同長相體型在個別喜好的男同志眼中都是帥的，所以好看的定義沒有一定的評判標準。在相關同志交友應用程式中，除多元體型類型主題外，反而是以身材體型之愛好作為該應用程式之主題設定相當受到歡迎，例如愛身材壯碩的熊族（**Bear**）同志族群、喜歡健美身材的肌肉壯男（**Hunk**）族群等相關主題。

⁷ 以西方典型觀點來說，熊族常為粗獷鬍鬚男同志，其迷人之處在成熟和陽剛性的美學上，比起男同志刻板印象看起來更像異男（**Suresha**, 2002）。因為東方人的體型及毛髮生長限制，以臺灣而言，只要是壯壯的男同志，即使是身材胖的，沒有毛髮的男同志，只要有陽剛味，皆可以歸類為「熊族」。在臺灣從 1990 年代後期興起的在地「熊族」，過去曾在男同志社群內備受鄙夷、排擠。但近年來，「熊族」似乎已逐漸地去除汗名，並使其所屬成員在整個男同志社群內較以往更為「可慾求的」（**林純德**, 2009）。

從愛河左岸邂逅到行動數位化妝舞會：高雄年長男同志的地緣社會網絡關係演進之初探

也在那裡的革命性搜尋功能，在同志社群造成風潮，目前全球有超過一千萬使用會員（Silverberg, 2020）。

圖 2：Scruff 介面



資料來源：Scruff(App)(2020, November 20). In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Retrieved December 24, 2020, from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cruff_\(app\)](https://en.wikipedia.org/wiki/Scruff_(app))

三、研究方法

（一）進入研究場域：虛擬民族誌（virtual ethnography）

本研究嘗試進入研究對象的概念世界，以理解他們對日常生活當中的各種事件是如何建構出在地觀點的意義，而這些意義又是什麼。本研

究旨在探討高雄年長同志所經驗的歷程，並希望藉田野筆記歸納出其意義為何，並從研究對象的觀點來考量他們的經驗，嘗試找出當中的意義。

隨著網路的快速發展，作為一種與傳統媒體不同的媒介，網路空間超文本與多元互動讓傳統民族誌方法發展出另一種研究方法的可能。本研究採用的虛擬民族誌方式，為運用 Scruff 與其他使用者產生的互動及建立關係，追求資料的真實性及客觀性，藉以瞭解 Scruff 形成的獨特文化情境（cultural context），研究者兼具使用者及觀察者的雙重身分，藉由檢視使用者間的表達及互動，進而建構出生態系統。

（二）立意抽樣（purposive sample）

本研究採用使用 Scruff 並自認為同性戀的高雄地區 50 歲以上男性為立意抽樣樣本，由於匿名是此媒體的特色之一，為降低使用本交友社群網絡以外之男性應答之可能性，因此需先審慎篩選受試者，而設定相關篩選標準也包含年齡、社會背景與社經群體等。本初探研究採用探索性／敘述性設計同時取得相關質性資料，受訪者均完成全程所有題目訪談。

受訪者對象必須使用 Scruff 超過一年以上，而在開始資料蒐集前一週內至少使用一次。研究者查核一個月內所出現的特定網路帳號，藉此驗證其參與程度。為防止受訪會員中有網路詐騙釣魚者，甚至是提供假資料及照片，因此每位受訪者在交友網頁介面上均需有資料檔案可供研究者審查，而研究者必須確認資料檔案的確為年長男性同志。其次，為了瞭解高雄年長同志所經驗的同志生活歷程，及建構出本研究要探討的在地社會網絡及空間演進意義，受訪者必須在年輕時曾在他們認為的高雄地區同志空間實踐他們的同志認同經驗。

（三）網下深度訪談

在研究程序設計上，假設閱聽人是理性，並且可以瞭解自我性相認知行為，以及媒體使用狀況，且能明確回覆相關問題（翁秀琪，2006）。在訪談中常會在訪問中發現問題，需要再繼續探究答案的情形，因此每位受訪者會有兩次以上的訪談。在每次的訪談後，這些訪談資料也成為後續的分析工作及報告撰寫的依據。在資料蒐集的過程中，會對手邊資料進行初步的編碼、歸類，以瞭解所蒐集到資料之豐富性，例如受訪者 A，2019/0302-002，表示這是訪問受訪者 A 的第二次訪問之內容，訪問時間是於 2019 年 3 月 2 日。

四、八位港都年長男同志的現身

在此次尋找高雄年長同志的過程中，旨在突破高雄年長同志這幾年來的潛水現象，大膽地假設從 Scruff 尋找研究主體「現身」的可能，找到八位願意現身接受訪問的合格受訪者。八位高雄地區年長男同志（表 1）皆自我認知為男同志，年齡為 58-66 歲，家庭背景包括閩南、客家、外省第二代、原住民等原生家庭背景。而在自我同性戀認知方面，皆稱是在青春期間接觸其他同志後便確定自我的性傾向。而在婚姻／感情狀況方面，八位受訪者都已無婚姻狀態（包括離婚、未婚及喪偶），而離過婚的受訪者（A、C、E、F）皆在中年後想過真正自我日子的訴求下簽了離婚協議書，且小孩皆已長大可以獨立生活。而三位至今未婚的受訪者（B、D、G）反而長期以消極方式處理這麼多年原生家庭給予之婚姻壓力，表面上他們給關心親友的答案就是積極努力工作，實際上卻消極面對婚姻，日子也就這樣度過到老年。從訪談過程及結果發現之個人背景歸納，發現宗教對他們而言反而沒那麼重要，職業及家庭背景是

造成不同類型的因素。

表 1：受訪者相關資料

受訪者	年齡 (出生年)	學歷	家庭背景	宗教	職業	自我認知 出櫃歷史	婚姻/感情狀況
A	60 (1960)	專科	閩南	道教	公司職員	16 歲	離婚/現獨居 嘗試約會交往中
B	64 (1956)	大學	客家	基督教	公司主管	16 歲	未婚/現獨居 嘗試約會交往中
C	58 (1962)	高職	閩南	無特定宗教	自開商店	16 歲	離婚/現與男友同居 已與男友同居/已辦理同性伴侶註記 考慮是否結婚登記中
D	60 (1960)	專科	原住民	基督教	退休/曾任 飯店幹部	16 歲	未婚/現與男友同居 已與男友同居/已辦理同性伴侶註記
E	66 (1954)	官校	外省二代	無特定宗教	軍職退伍	17 歲	離婚/現與男友同居 已與男友同居/已辦理同性伴侶註記
F	59 (1961)	大學	閩南	佛教	公務員	17 歲	離婚/現與家人共住 有固定男友，喜歡一群朋友感覺
G	60 (1960)	高中	閩南	無特定宗教	公司職員	17 歲	未婚/現與家人共住 有約會對象，喜歡一群朋友感覺
H	61 (1959)	官校	外省二代	無特定宗教	軍職退伍	18 歲	喪妻/現與家人共住 有固定男友，喜歡一群朋友感覺

訪問時間：2019 年 3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0 日

本研究將八位受訪者分類成三種類型，但三種類型的特性並非完全不同，有些特性反而是重疊的：

第一類、勞工草根型（受訪者 A、C、D、G）：他們都是高雄出生，或是十幾歲就從鄉下到高雄（或高雄在地）發展的勞工階級，職業分布從小公司職員、工業區／加工出口區作業員到碼頭拆船業工人等藍領階級，大都是支持黨外（現民進黨）的政治立場，講臺語，講國語也是臺灣國語的腔調。屬於低薪的省錢一族，大家在一起喝酒打屁聊天就很好，是高雄同志空間的主要成員。

第二類、外省眷村型（受訪者 E、H）：都是從中國大陸撤退的眷村軍人子弟，也就是「外省第二代」，二位受訪者都是母親為本省人的「芋頭番薯」，也皆繼承父志繼續從軍成為職業軍人，甚至曾娶妻生

子。政治立場都是支持國民黨，主要講國語，二位受訪者言談中常夾雜「他媽的」等職業軍人常用的口頭禪。但為了與其他族群朋友相處，臺語也講得很好，可以跟勞工草根型和睦相處，甚至產生肉體或感情關係。

第三類、白領獨孤型（受訪者 B、F）：教育程度高，從事專業或管理層級工作，因此大都居於主流社會的團體角色，甚至為了迎合社會期望，常會擁有異性戀的婚姻狀態當作保護色。二位原本的邂逅觀念都以一夜情為主，但最後還是在同志空間找到兩情相悅擁有固定性關係的「固砲」秘密情人。

這三類同志類型形成過去高雄同志社會網絡的「圈子」，雖然政治立場不同，勞工草根型與外省眷村型還是能在詼諧調侃交流下成為朋友，反而是由於擁有較高社會地位的白領獨孤型，因為剛開始會對其他同志充滿不信任感，需要一段時間建立互信後才會正式與圈子成員交心。

肆、研究發現：他們地緣社會網絡關係的巨變

本研究在分析高雄年長男同志的活動空間時，特殊的產業特色、社會文化與自然地理相互交錯而成的發展背景，都是在看待一個與同志個體相關的地緣位置空間所思考的社會文化條件。由於活動空間除了可能是尋找同志情慾動機外，也是一種同志性相與身體、心理，甚至是政治、歷史、社會、文化等種種內外環境層面與活動空間交織而成的綜合體呈現，而這些時間演進交織而成的地緣社會網絡關係也產生變化。

一、「歷史性」與「社會性」結合的地緣空間範圍轉移

(一) 威權時代「同學(鞋)」啓蒙的愛河左岸

對傳統社會中的異性戀者而言，性的話題只能發生在私人空間，不能在公共場合中表現出來。但是這樣的公共及私人空間的劃分傳統，對於同志族群而言是充滿矛盾及挑戰的，一方面同志族群在經濟情況不允許下必須與家庭成員或同事分享有限的私人空間；另一方面他們只能藉由公共空間獲得專屬於同志性慾及情感上的滿足，因此在歷史傳統及社會文化的交錯下出現特殊的同志聚集空間。研究高雄同志活動空間的形成與變遷，本研究引入高雄地方文化的特殊性，來檢視同志族群真正屬於本土氣味的表現形式。如果以 2010 年高雄首次同志遊行為分水嶺，在同志運動蓬勃發展前的高雄市，那是一個沒有民意代表或政府正面支持，同志文化被強烈壓抑，社會仍以異性戀價值為主流核心的生活空間。相對於目前年輕人的強烈自我性格，從年長同志受訪者訪談中，可以想像過去的高雄是移民社會，主要源於日治時期引入重工業，開始吸引南部各縣市及澎湖各大小島嶼移入的外來人口，加上社會結構文化偏向由傳統父系社會主宰，因此這些外來移民龐大的親屬間關係非常緊密，相對也造就個人主義的薄弱（吳文煜，2002）。如以同志認同議題來看，在家庭成員中非常私密禁忌，身分認同被壓抑成為常態，因此高雄同志的活動空間發展呈現相當灰暗神秘：

我是客家人，如果被家人知道是同志，一定會被趕出家門，所以要找同伴聊天還是要暗暗地來，絕對不要見光死，所以見面地點越灰暗、越神秘就越好。（受訪者 B，2019/0327-002）

從「歷史性」、「社會性」，加上「空間性」的角度切入來尋找過去戒嚴時期的高雄同志聚集空間，經由彙整八位受訪者的「夜行」活動經驗故事，可以發現愛河左岸的游動空間是世界冷戰局勢造就出高雄獨特的同志文化起源地，而在此一「地緣位置空間」的邂逅過程中，可說是一種同志挑戰著高雄公共空間使用規範的現象。由於冷戰時期臺美的軍事同盟，美國派遣艦隊協防臺灣，因此為數龐大的美國大兵隨著艦隊駐防而來到高雄，到 1960 年代越戰爆發更讓高雄成為美軍度假場所，高雄相關行業的興盛也勾畫出美國大兵的休閒活動空間地景（吳文煜，2002；殷寶寧，2000）。在當時高雄市鬧區，尤其是鹽埕區一帶，除設有「美軍第七艦隊高雄俱樂部」外，服務美國大兵的酒吧俱樂部林立，伴隨著異性戀性行業也隨之興盛，造成駐紮左營的美國海軍會常到高雄鹽埕區（吳文煜，2002），在這個被高雄同志稱為愛河左岸的區域進行娛樂消費行為。

儘管同志一般聚集在愛河左岸的特定區域，這個區域的同志空間與都市民眾的活動空間基本上是重疊在一起的，如 Ingram, Bouthillette, & Retter（1997）指出因為社會的歧視加上自我封閉，同志時常經歷自我認同及社會互動的「異化」（alienation）現象，在自我認同的「異化」及在社會互動的「邊緣化」下，整個愛河左岸活動空間不斷地延伸及內化。同志族群幾年時間在此空間聚集現身，不必刻意隱藏自我，進而突破了原本「異化」的心理障礙，感覺在此空間活動已經獲得政治權威及社會大眾的默許。在戒嚴時代的年輕歲月中幾乎把愛河左岸公園當作第二個家的受訪者 E，描繪出午夜在愛河左岸徘徊的畫面：

我幾乎二、三天就會來一次舊市政府（現為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周圍與公車停車處，這個河畔是一片長條型的河邊綠地，我們會在周圍榕樹下或是草地遊走，或是繞道愛河河畔，

藉以獲得其他陌生帥哥的青睞。真的好像一位歌星，以最佳姿態在活動區域中遊走並找尋目標對象，遇到對象便會聊聊，如果有意願就會找空間進行進一步的肉體接觸。（受訪者 E，2019/0502-001）

圖 3：高雄同志活動之生態系統（1960s-1990s）



資料來源：根據 Google 地圖，研究者深入訪談後之自繪

我年輕時常跟我臺北朋友臭屁，說你們臺北孽子只有荷花池，我們高雄約會有愛河的美景，雖然當時愛河還是很臭。我還是很懷念愛河那段時光，那是我同志啟蒙的起點。（受訪者 F，2019/0601-001）

八位受訪者皆於高中／專科青少年期間便會至愛河左岸空間晃晃，根據受訪者對同志活動生態系統的描述，如果把鹽埕區的同志活動空間

定義為一個「生態系統」，這個結合「歷史性」、「空間性」和「社會性」建構的「地緣社會網絡關係（1960s-1990s）」架構，在高雄同志「圈子」的「地緣社會網絡關係」架構（圖 3）中，除愛河河畔公園（斜線區域標示）外，周圍還散布同志酒吧、三溫暖、戲院，與其他城市不同的是因為美國大兵時期興起的小旅館區域（交叉線區域標示），剛好成為邂逅後，不喜歡在公廁而轉為去較乾淨空間進行性行為的同志們另一個具隱私性活動空間。

八位受訪者都在 16-18 歲青少年期間開始發覺自己對男人肉體比較有感覺，開始想確認自己的性相，藉由尋找同志空間、尋找可以聊天的朋友夥伴。在黑暗空間中如何確認對方的同志身分？對他們而言，「你是不是同學（鞋）？」已經成為邂逅第一次接觸的草根身分辨識暗語，也讓他們找到一個可以進行同志身分認同並相互發生聯繫關係的通關密碼。受訪者在受訪時往往會自稱「我們這些『同學』」，而且「學」要發音成「鞋」的臺灣國語發音，而且要拉長音。有趣的是，「同學（鞋）」這個具有高雄在地特色的密碼也隱含了階級身分的歸屬與認同，原本是勞工階級的同志常常在愛河左岸空間的哈拉打趣對話中出現「同學（鞋）」來、「同學（鞋）」去的專門用語，到後來不論是外省眷村型或白領獨孤型的「同學」，想要第一次接觸就確知對方身分，總是要彆扭地講一些臺灣國語。來自原住民原生家庭的受訪者 D，指出學習暗號的過程是令人難忘的：

我本來臺語很爛，我的臺語都是跟同志朋友學的啦。第一次到同志地方突然有人問我「同學（鞋）」，現在幾點？」，我還聽不懂什麼叫做「同學（鞋）」，瞭解之後連我也會跟別人講了啦。接下也學了一些同志間的暗號：同學（鞋）借個火好嗎？要不要聊聊？彼此喜歡對方想親親抱抱就會問：同學

（鞋）要不要去看夜景？要不要去喝飲料？每次被問到這些問題，我就開始心花怒放。（受訪者 D，2019/0430-002）

在同志的世界裡，三溫暖及酒吧可說是最容易獲得情慾紓解的場所，但是對藍領勞工階級的高雄同志而言，卻是奢侈的解放，相對於戲院、三溫暖、公共浴池這類的空間需要花錢，如公園如此的開放空間，除尋找可聊天，甚至可成為性夥伴的「同學」外，在此「公司」⁸ 同志空間產生的人際互動行為，讓這個相對晦暗的空間充滿「同學」友誼的溫暖。然而 1989 年一場三溫暖大火讓原本比較有消費能力的高雄同志，頓時不敢再去充滿危險性的密閉性慾空間，促使愛河左岸空曠空間的夜晚變得更加熱鬧。⁹ 正如偶而也會去三溫暖的受訪者 G 所言：

還好大火那天我加班剛好沒去，不然就葛屁（死掉之意）囉。大火之後幾天後，一堆在三溫暖那邊常見到的常客突然都跑來愛河逛逛囉，那一段時間大家聽到三溫暖就嚇死了，反而大家都來愛河晃晃，也順便彼此報個平安啦。（受訪者 G，2019/0501-001）

如果以已婚同志的觀點來看，受訪者中有五位有過異性戀婚姻狀

⁸ 「公司」此同志間流傳名詞的由來，可考究為早期以臺北新公園核心來活動的臺北男同志族群所創造，進而所形塑出的特殊語言文化，為了擺脫一般恐同的社會情境下，同志族群為彼此溝通於新公園此一地點活動的「特殊暗示」，所創造的族群特有辭彙（賴正哲，2000），而白先勇（1992）所著《孽子》將「公司」描述於書中，造成「公司」名詞的普及，臺灣各地男同志普遍將同志群聚集地稱為「公司」，去空間找朋友稱為「去公司上班」。

⁹ 發生於 1989 年 5 月 16 日高雄市鹽埕區一間九層樓的大火中，奪走 24 條人命，其中也燒掉了二、三樓的九龍三溫暖，這間高雄同志之間知道的密閉活動空間就此消失，此悲劇也顯示出同志活動空間可能必須面對的無奈，這起事件也造成高雄同志三溫暖活動空間的沒落，大家都寧願往戶外空間活動比較安全。

態，在訪談中發現這些已婚同志雖然有著婚姻，他們還是會去「公司」尋找可以發生性接觸的夥伴，但也不希望白天的世界會與同志社群有所關聯。對已婚同志而言，除可以聊天散心外，在缺乏經濟基礎之下，去「公司上班」變成是一種快速、簡單，又無負擔的發洩方式，但是如果多次發生關係感覺不錯，也可成為固砲，這也成為昔日高雄同志「生態系統」的另一特色：

我當時有老婆，又有小孩，薪水都要交給老婆，當公司職員又沒什麼好薪水，經濟壓力算很大，但又忍不住想跟男人有性關係，所以都會晚上騙老婆要留在工廠加夜班，結果跑來愛河「上班」，不用花錢又可滿足我的性慾，是一種最方便又經濟實惠的方式。但是如果雙方性愛感覺不錯，當然當固砲也不錯，固砲久了也變好朋友了。（受訪者 A，2019/0302-002）

（二）港都男兒與阿兜仔的冷戰世代奇幻接觸

這是一段不會被官方寫進去的高雄同志生活日常，但這卻是一段與外國同志接觸、藏在心中塵封已久的年少輕狂之往事。對八位受訪者而言，在未到愛河左岸這個空間體驗之前，因為身邊沒有很多同志朋友可以接觸，因此許多觀念都是單純依照自己心中的刻板印象來建立，例如同志都是「娘娘腔」，講話都很女性化諸類觀念。而真正的同志身分確認可說是在愛河左岸這個公共空間逐次建構，他們在這個空間尋找與自己同類的人來接觸溝通，尋找與真實同志世界相聯繫的那一部分，甚至藉由外國大兵或船員的身心接觸瞭解同志不是只存在高雄這個地方，而是全世界都有同志的存在，讓他們的視野大開，諸如受訪者 B 所言：「我從沒想過美國同志長什麼樣子，第一次看到美國大兵，居然那麼像我的偶像馬龍·白蘭度，讓我心中小鹿亂撞（哈）」（受訪者 B，

2019/0202-001)。

受訪者把美國大兵稱呼為「阿兜仔(臺語)」，這也是過去臺灣人對身材高大加上高挺鼻子外國人的稱呼。在高雄具草根文化的勞動階級與社會發展之下，加上休假美國阿兜仔大兵的加入，實可以「奇情異色」來形容高雄都會區的同志文化。從受訪者訪談中，發現當時部分「阿兜仔」大兵也樂於發生同性性行為，藉由在愛河沿岸尋找同好動機，讓高雄同志展開一種暫時身心解放的跨國同志交友空間，也造成高雄 1970 年代「與酒吧女人搶阿兜仔」的獨特同志文化：

我們最喜歡看到又有美國阿兜仔大兵登陸囉，我們會一起跟酒吧女郎在愛河邊搶男人喔，至少我們是免費作陪的，不想花錢又對男人有興趣的美國大兵就會來愛河公園找人。雖然我英文沒有很好，但是比手畫腳還是可以通啦，至少一個擁抱、一個深吻，這種充滿奇情異色的經驗我也覺得值得了。(受訪者 B, 2019/0202-001)

1970 年代那是一個還不知有所謂愛滋病的時代，也是只有凡士林、肥皂水，甚至是口水都可當作性交潤滑劑的性愛日子，通常大家看上眼天雷勾動地火，發洩完了之後就沒下文了的一夜情(受訪者 A、B、H)，跟異性戀女人的命運雷同，同志會自嘲男人還好不會有懷孕問題，所以不會有無父親混血小孩的社會問題。但是對當時還是軍校生的受訪者 E 而言，一個穿軍服擁有細腰身材標準的俊美少年，卻與美國大兵產生情愫，除了與美國大兵肉體接觸還加入了情感，譜出一段難忘卻沒完美結局的淒美故事：

我在軍校英文成績很不錯，所以很喜歡在愛河找外國人練英文會話，其他同志朋友遇到阿兜仔講英文聽不懂時，也會叫

我去翻譯，結果常常變成來黏我（哈）。美國大兵放假下船之後也會來到愛河，讓我們有機會比臺灣其他地方同志吃到更多的外國男人，而且都是很帥、很壯的天菜級大兵（哈）。很多只有一面之緣，常常是接吻、摸摸加吹吹（性器官）之後就永遠再見了，但是有機會跟外國人講英文，甚至還吃到肉體，感覺起來就好像吃到 high class 的牛排，那種味道是很難忘的。我比較幸運遇到 David，那年（1970）我是 16 歲的軍校生，當時他在打越戰，由於我們都是軍人，我那時還是小鮮肉，他很迷戀我的肉體，我們第一次見面就天雷勾動地火，馬上就到小旅社一個晚上可以做愛好幾次，反正也不會懷孕（哈）。他還教我唱英文歌，我現在還會唱他教的 500 miles，他說唱這首歌會想到他的家鄉。幾個月後，我還有在愛河遇過他第二次，我們馬上又去小旅社做愛一整晚，他說很想我，送我他的軍人項鍊，我到現在還留著。不知他後來是生是死，但是我一直把他視為我的初戀，第一次有戀愛的感覺，也是他讓我知道我真的是個 gay，雖然我後來還是被迫結婚了（哈）。（受訪者 E，2019/0512-001）

當時除了美國大兵外，越戰結束加上中美斷交後，美國大兵回家了，最多的外籍同志現身反而變成是膚色黝黑的東南亞國籍船員，這些相對氣色及長相都無法與氣宇非凡阿兜仔相比的「跑船仔」，還是會光臨愛河左岸尋找他們的慾望，但是與「阿兜仔」相比，這些東南亞國籍船員則常被忽視他們在愛河同志空間的存在，除了受訪者 D 之外，其他受訪者皆表示對此船員族群的不偏好。身為原住民的受訪者 D，自嘲是「弱勢中的弱勢」，卻與東南亞國籍船員有非常特殊的經驗：

我是排灣族，當時身材比較瘦，皮膚黝黑，加上有一雙大眼睛，跟其他在愛河遊蕩的「同學」就長得比較不一樣，他們都叫我「金包銀」的啦，¹⁰ 新來愛河的帥哥很少第一眼就喜歡我，但是這些船員第一眼看到我就會跟我搭訕，我還以為是我長的很帥，聊天才知道他們以為我是他們同胞。曾有一個菲律賓的船員看到我，很高興以為是看到了同胞，跟我講一堆我聽不懂的話，但是他真的長得好像我的族人（哈），之後還遇到好幾個東南亞船員也有這種情形，甚至後來連外勞也會給我錯認為同胞，我可以說是高雄同志圈的東南亞親善大使啦（哈），專門接待他們。跟他們聊天之後，可以感受到他們真的很窮，有錢就寄回家，根本沒辦法去酒吧，能省錢就省，所以很厲害居然知道有愛河左岸這個找砲友空間，說真的我們應該多給他們一些尊重和支持啦。（受訪者 D，2019/0420-001）

（三）現代政治社會開放模糊了同志空間界限

對高雄同志而言，戒嚴時期的愛河左岸這個活動邂逅空間，是一個與當地居民有一定默契下，在同一「場所」共生共存的現象，對社會管理嚴格時期的高雄同志而言，這是在異性戀正統性（heteronormativity）價值下被警政機關嚴密控制的「場所」，但是也在同志族群夜晚如遊魂的低調活動經歷下，藉由同志族群對此「空間」意義重新賦予與建構，成為他們專屬的「同志空間」，可以反映出屬於草根藍領獨特文化價值觀的「空間」。

¹⁰ 「金包銀」為女歌手蔡秋鳳於 1990 年出版的一首歌，歌詞描述一位女子的悲慘命運。受訪者 D 在愛河左岸朋友圈稱為「金包銀」，表示其很少受到男同志的青睞，常是被冷落落單的那一位。

但是從 1990 年代開始，隨著現代社會中性別政治開始發展，大學校園同志社團及網路論壇也開始出現，¹¹ 政治文化及社會風氣也隨之循序開放，愈來愈多公開且固定的同志公共空間出現，越來越多年輕同志族群也陸續離開黑暗、迎向陽光。在這個時期，高雄也開始有同志舞廳的出現，與 1980 年代陰暗酒吧不同在此舞廳是位於大馬路旁的大空間建築，這個固定大型空間的展示現象提供了同志一個具有長久性、且易於辨識的空間環境，但同時也改變了原本同志陰暗公共空間的曖昧及神秘特質。2000 年代後網路通訊科技的問世及普及後，這種具勞動草根味道的愛河左岸情慾交流景象更是逐漸消失殆盡，加上現在同志活動空間已經擴展到與經濟活動相關聯的異同共存公共領域，讓公私的同志身分公開界線已不再那麼清楚劃分。以前同志議題是屬於強制性的個人隱私，現在已經開始展現出同志族群的公共性，公開討論同性戀議題，直球面對社會大眾對同志族群的質疑與恐懼，試圖讓社會瞭解「同志也是一般人」（queer as folk）的觀念。

而在同婚合法化之後的高雄，開始有對外公開營業的同志餐廳，由於這個貼有彩虹旗的空間已經賦予特殊含義，受訪者會用不同的方式來對應需要以哪種身分顯現的場合，努力保持自我內心真實及社會需求下的相互平衡，維護最安全的公眾形象。但也正如受訪者 C 所言，雖然其與小鮮肉男友已經完成同性伴侶註記並考慮結婚中，但現代同志空間對他而言，還是少了以往神秘黑暗空間的懷舊魅力及相對的安全感，仍尚在適應同婚合法化後的同志公開空間：

¹¹ 在 1990 年代開始的網路時代，同志大學生透過 Telnet BBS 在網路上交流分享，同志討論區最具盛名的便是 MOTSS（Member of the Same Sex）版，臺灣大學的椰林風情站與中山大學的中山南風站皆設有 MOTSS 相關同志議題的討論版，討論熱烈的情況在同志圈也有了「北椰林、南南風」的稱號。

以前我們年輕時會在黑暗中繞著愛河河畔遊走，在來回遊走中找尋目標對象，但現在的年輕人已經越來越大膽表現自己的同志情慾，一些同志聚會空間也越來越商業化了，少了一種掀開神秘面紗的快感，也少了神秘黑暗空間的懷舊魅力。雖然我這個老頭也是要跟上流行跟 BF（男朋友之意義）去同志餐廳吃飯，但感覺身分好像被公開囉，感覺有點不適應，有一點點那麼沒有安全感，但我會適應啦，畢竟時代變啦。（受訪者 C，2019/0412-001）

在 2000 年後同志認同運動開始蓬勃發展，現在餐廳中一群同志聚集吃飯聊天已是常態，健身房也成為同志聚集的熱門公共空間，這種異性戀與同性戀共存一個明亮活動空間的現象，彷彿已經得到異性戀消費者的認同，同志族群們已不再感覺自己被「異化」的情形，自然那條同志空間界線如同愛河左岸的同志空間一樣已經消失。曾經是白領獨孤一族、具公務員身分的受訪者 F，在離婚後便想要做自己，喜歡運動的他選擇健身房健身，沒想到讓他找到一個新天地，把健身房當成其社交的重要場合：

其實以前以為去健身房好像就是流汗運動，為了陪伴男友運動所以加入了健身房。這個健身房很大，在大型購物中心裡面，什麼男女老幼都有。但是很奇怪的是，哪個男人應該是 gay 應該都看得出來，八九不離十，除了眼神，有人還會穿彩虹在身上。當然除了運動外，還有三溫暖設備，跟一群不知道是不是 gay 的小鮮肉泡湯真是一種幸福的感覺，他們也不吝嗇裸體跟你聊天，只能說現在的年輕人跟以前真的不一樣了，都蠻大方的讓自己的裸體呈現。（受訪者 F，2019/0614-002）

二、「網路科技」與「社會文化」交錯下的邂逅轉變

（一）愛河左岸邂逅情景的消失

在 2003 年 8 月高雄最後一家公娼喜樂宮正式熄業後，愛河沿岸風化場所的惡名逐漸消失，但同時間愛河左岸地區也開始進行都市更新工程，讓同志「上班」空間消失，加上連受年輕人歡迎的同志舞廳也陸續關門，以同志為主的港都夜店文化儼然是曇花一現。追究其原因，所有受訪者皆將原因指向網路的發明，更指出有智慧型手機後他們出入酒吧等同志場所的習慣都改變了，讓愛河左岸成為歷史名詞。

原本的愛河左岸邂逅，還需要用試探性的「同學（鞋）」這個具有高雄在地特色密碼來當作含蓄邂逅的第一步，而這些「同學」進入 2000 年後同志運動蓬勃發展的多元社會，在訪問中也表示會開始自稱是 gay，並確認自己的同志身分，不再是那麼陰暗地用「同學」密碼來暗示。對他們而言，正如受訪者 F 所言：「隨著時代變了，身分層級也該換了，觀念也該變了」（受訪者 F，2019/0614-002）。這些年長「同學」們也會把 gay 掛在嘴上，表現出自己也是跟上時代的潮流，包括手機時常汰換及使用。

正如受訪者 C 所言，雲端通訊科技讓同志找伴不用再去原本的愛河河畔，也不用去舞廳、酒吧花錢來「釣人」，通訊科技進步讓找伴的同志正式向傳統實體邂逅空間說再見，也讓原本在愛河邊走動的遊魂變成雲端天使：

隨著通訊工具的進步，手機大家都人手一隻，網路通訊科技成為主流，連傳統電話都懶得打了，手機的通訊方式可以做到讓尋找同伴變得很方便，更不用去拋頭露臉了。尤其夏天天

氣很熱，在家吹冷氣還可用手機看人、釣人，這是我年輕時沒想過的事。我認識多年的朋友們都打趣說原本的愛河遊魂都變成雲端老天使了，老天使特地下凡來造福年輕同志。（受訪者 C，2019/0412-001）

（二）雲端私密空間創造的新型情感交流方式

行動通訊創造出同志相關交友網絡，只要有智慧型手機人人都可成為會員、進入參與，正因為手機的隱私及攜帶便利性，帶來一種屬於手機私密空間的安全感，此特性深受本研究八位受訪者的歡迎，也都成為 Scruff 的重度使用者。

在此空間邏輯中，網路通訊下的手機時代將使用者帶出實際物質空間，相反地強化了使用者所身處地點的虛擬空間交流。職業軍人退伍的受訪者 H，從年輕就喜歡到處旅行，是一個可以約砲也可以交朋友的使用動機者，以前每到一個地方就會尋找當地的同志活動空間「狩獵」，但手機讓他旅行到哪裡都可藉由 Scruff 認識當地的同志，甚至現在的花蓮男友就是在花蓮旅行使用 Scruff 邂逅的，手機改變了他原有的現身習慣：

當軍人很習慣重視個人隱私，從沒想過同志交友可以如此方便而直接，手機可以尋找符合自己需求，與周遭附近的人建立友誼關係，這很符合我的需求。外出旅行時更是必備的交友好配件，手機讓我遇見各地有相同類型喜好的人，我已不用再去當地的三溫暖或酒吧狩獵男人，因為以前的方式很容易露臉曝光，遇到認識的人就會覺得很糗，每次都會提心吊膽。（受訪者 H，2019/0701-001）

全部受訪者都希望藉由運用 Scruff 找到真心朋友，也皆有運用此媒介找到知心朋友的經驗，如軍旅退休的受訪者 E 也是在 Scruff 找到年輕男友，甚至兩人同居並辦理同性伴侶註記。所有受訪者都有知音難尋的交友心態，如果有網友喜歡大叔等級的年長者，不論對方多大年紀，都會好好珍惜每個邂逅機會：

第一次使用交友軟體，在虛擬世界中與其他人邂逅，甚至除了虛擬性愛，也可真正約見面一起吃飯，有真實的接觸。我目前的同居男友是一個有大叔控的公務員年輕人，沒想到約見面後也一拍即合，也很快同居，也一起幫我照顧我家人。還好我趕上了這個科技時代，甚至趕上了同性婚姻合法的年代，我們正打算登記結婚囉。手機就是我們的媒人，從沒想到會有幸福的事情發生在我身上。（受訪者 E，2019/0502-001）

Scruff 藉著提供容易辨別的同志開放空間，提供個人對身體共同表現空間的虛擬交流平臺，透過這種「社交－性慾」互存關係，意味著社會相互依存群體已經不必在實際空間上具有依附一起的關係，這種「地點勝過人群」的數位漫遊型式，在使用方便、隱私安全，又充滿娛樂功能下，Scruff 實為年長男同志創造出一種新型情感交流方式，呈現出網路科技與社會文化交錯的互動空間轉變，加入了社會支持的維度，成為另一想像層面精神的「空間再現」（representational space）。

三、由隱約虛擬到真實面對呈現的社會支持

在過去研究發現，在缺乏公共化照顧體系與傳統家庭倫理要求下，異性戀婚姻制度的家庭成為年長男同志的生活主要想像，並在不同生命階段有所展現，未婚的年長男同志常會因「孝順」倫理的規範成為原生

父母的家庭照顧者，而已婚的年長男同志則以子女照顧作為老年生活保障的期待（王增勇，2011）。但在本研究的八位受訪者中，有三位未婚、四位離婚，以及一位喪偶狀態，這個數據與過去臺灣相關年長男同志研究所述，異性戀婚姻制度的家庭成為同志老年生活主要想像之對婚姻選擇的行為上有所差異，看不到年長同志會以子女照顧作為老年生活保障的期待。這種社會支持的轉變，也從過去可以接受自我認同但仍無法真實面對家庭親友的局面，驚奇地來來自朋友、社會及國家各層面社會支持的時代。

（一）過去愛河左岸時代心情：接受自我認同但仍無法真實面對家庭親友

這些以異性戀婚姻倫理為主的態度情形，對受訪者成長經驗而言，同性戀者長期以來是被異性戀價值主宰的社會文化所壓迫，只能在某些隱藏的空間與時間邊緣中才能展現自己真正的愛戀情感，甚至是沒有必要在最私密的家庭及上班空間公開。所有受訪者都指出，過去社會文化下的壓力讓其無法公開展現真正的自我，正如受訪者 A 所言可作為代表觀點：

由於當時社會文化讓我不能真正談論我的隱私，我不能和我的家人朋友分享我的感情，導致我必須和這些身旁親朋好友維持表面的關係。異性戀社會文化的壓迫讓我為了維護暫時的安全而製造假象，但這種緊張所帶來的壓力讓我無法放鬆，更讓我一直無法面對自我。現在年輕人都很敢表現他們自己的同志特質，但我們這些老人還是在公開場合繼續戴上異性戀面具，這樣會生活的比較安心。（受訪者 A，2019/0302-002）

所有受訪者指出其過去在高雄保守的社會文化壓力下，導致有想離開原生家庭到外地發展的念頭，正如高考及格具公務員身分的受訪者 F 提及，曾經為了逃避婚姻壓力選擇「北漂」的經歷：

我一直被視為人生勝利組，但我卻自認是個失敗者，甚至在 46 歲失去婚姻。我周圍家人朋友，甚至是整個社會都認為同性戀是病態，在強大異性戀社會文化霸權之下，我從年輕便帶著面具過著雙重生活，以偽裝異性戀身分在工作場所中展現。當我聽朋友說臺北開放多了（1990 年代），有一個新公園可以看到像我一樣的人，我就好羨慕。後來真的請調臺北工作了 10 年，心理真的舒服好多，有時辦公室加班完就直接去新公園繼續上班，那時臺北生活真是快樂。等到 30 歲面臨婚姻壓力，逃也逃不掉時，只能乖乖面對婚姻事實，但是去臺北出差住宿東區時，午夜會常去敦南誠品看看帥哥。¹²（受訪者 F，2019/0601-001）

對受訪的年長男同志而言，社會的普遍恐懼不但會直接影響到過去異性戀婚姻狀況，也影響到其婚姻伴侶關係。這些曾有異性戀婚姻關係的受訪者認為，生活在異性戀婚姻中可能會內化恐同症，認為異性戀關係才是正常的，並視自己為阻礙其老婆有更健康的婚姻生活方式之障礙物，因此而感到自責，最後導致離婚收場，但是大多數異性戀的旁觀者都不知道發生的真正原因為何（受訪者 E 及 F）。

¹² 24 小時營業的誠品敦南店，在臺灣的同志空間與運動上有其獨特的歷史位置。敦南店不只是觀光手冊上的地標，更是臺灣同志歷史中不可遺忘的一頁。書店另設有「同性戀雜誌」區、「攝影集」專櫃。雖然散在不同區位，設計者當初並無整體的整合考量，但是男同志在午夜會自行發展出幾種連結多區的穿梭動線，並且投射情慾流動的想像（畢恆達，2017 年 7 月 23 日）。

從八位受訪者之訪談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以已婚年長男同志的處境來看，其壓力除來自家庭外，也來自社會，在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觀點下，異性戀與未婚同性戀者對已婚男同志性行為表現存有刻板印象。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受訪者都提到 1980 年代開始產生的愛滋病危機，更激發大眾對男同志群體抱持著敵意態度，同志族群被許多人汙名化，捐血也會被拒絕，更何況是已婚男同志也會受到其他未婚男同志批判，受訪者常調侃自己在愛河左岸遊蕩徘徊，可能會被視為愛滋病等病菌的垂直傳播者（受訪者 B 及 F）。

（二）現在進行式：來自朋友、社會及國家的多元社會支持

在訪談中發現年長同志生活中最大的兩個現象：一是年長同志感到自己不再年輕，已經不是獵豔勝利組，加上同志議題無法面對家庭親友，除以前認識的同志朋友維持聯絡外，還是不會放棄希望運用手機繼續找尋任何的邂逅機會。二是雖然無法取得來自原生家庭認同，但是可運用手機網路具特定興趣功能的社交程式，藉此加入各式同志興趣社群尋找志同道合的夥伴。全部受訪者皆表示，是以樂觀正面態度尋求加入社群來獲得社會支持。

訪談發現年長同志常會在網路上，可能會面對年輕同志的輕蔑態度回應，但是他們不放棄任何的交友機會，希望有喜歡大叔的網友出現。受訪者 H 形容這是「現世報」，以前在愛河時是個拒絕大叔的小鮮肉，現在變成尋找任何機會的老年同志：

60 歲時我已經開始接受自己是個老年同志的事實，網路上遇到喜歡的年輕人時跟他說 hi 常常連回都沒回覆，我想那是現世報啦，年輕時我們這些小鮮肉在愛河常常不理大叔的。

¹³ 但是身為革命軍人就是要越挫越勇、棄而不捨，總會遇到一個喜歡把拔的小鮮肉吧。只是以前年輕時真的是精力旺盛，大戰整個晚上都不會累，現在真的老了，跟男友吃吃飯、看看電影，這些好像都比性愛還重要了。（受訪者 H，2019/0704-002）

當問到情慾互動的需求時，受訪者皆表示以隨緣或平常心的態度面對，但是已步入老年的他們更需要的反而是相互穿完衣服，進入日常生活層面的社會支持。除了性愛需求外，受訪者發展出在手機社會網絡互動下的日常生活方式，透過多元興趣策略來參與各種網路社群，受訪者 C 積極參與各種興趣社群的生活哲學，正展現出這種方式獲得正面社會支持的效果：

我算是很幸運的，從公務員退休後，除以前在愛河公園認識的同志朋友保持聯絡外，一直想找個年輕伴侶，我一直在思考有個年輕人陪我度過我的年長退休生活，但一直都碰壁。現在我調適了友情比愛情重要的心態，藉由同志朋友介紹加入一個同志羽毛球團隊，我的生活有許多愛好運動朋友陪伴，他們也不會排斥我，我們會一起去外地旅遊、打球、聚餐，我已很滿足這樣的生活形式了。年輕人都誇讚我打球不輸年輕人，我也得到了虛榮感。（受訪者 C，2019/0412-001）

大部分受訪者選擇正面的態度面對年輕同志可能不會找年長同志成為終身伴侶的事實，但受訪者 D 選擇努力不懈運用手機追求理想、找到伴侶，讓他對自我同志認同有一個重新定義：

¹³ 根據受訪者（A、B、D、E、G）的描述，年長同志在愛河左岸是最不受青睞的一群，除非有想被經濟支援或包養的年輕人會黏過去，不然很少有真愛的。

因為我是原住民，長得矮黑，小時候我在平地學校常發生像玫瑰少年葉永鋕那樣的霸凌情形，¹⁴ 那時總覺得社會都遺棄了我，感覺到寂寞孤獨。還好原住民天性樂觀，出社會後就想開了，大不了關起門來自己快樂生活。沒想到去年有個斯文人照片在 Scruff 上問候我，是一個我的天菜，雖然他四十幾歲，但是還是充滿年輕氣息，還邀請我一起旅行，一切像夢一樣。堅持是有意義的，我也開始對自己的同志形象開始有點信心了。（受訪者 D，2019/0420-001）

訪談中發現，同志間在雲端上建立的相互信任是相當重要的社會支持基礎，彼此在網路上有了初步信任，才可能擴大至真實同志社交關係網絡空間。相關研究也證實，與同樣性相的朋友交流，通常能讓同性戀者對自我的接納程度更高，也能藉由支持減輕同性戀身分造成的孤獨焦慮等心理反應（Grossman et al., 2000）。從所有訪談中，可以看到受訪者皆焦慮到年長同志在社會空間中可能身處邊緣化，連在年輕同志族群也有可能遭受類似冷落的態度。儘管如此，受訪者認為解決心理壓力的重要途徑就是努力尋找同志朋友，除 Scruff 運用外，受訪者同時會提到同志朋友在如臉書（Facebook）及推特（Twitter）社交網站的集體性支持也很重要，正如自稱已經對手機交友社交網站中毒的受訪者 B，述說他每天的生活日常習性：

¹⁴ 葉永鋕事件是關於性別平等教育議題的校園事件。葉永鋕生前就讀於屏東縣高樹國中，因帶有陰柔性別氣質而遭到部分同學霸凌，2000 年 4 月 20 日被發現倒臥在廁所，隔天凌晨不治。此事件引起臺灣社會對於性別教育的重視，2004 年修訂《性別平等教育法》，此教育政策成為更具普遍性的性別平等教育。2018 年知名女歌星蔡依林推出「玫瑰少年」此曲，呼籲大眾以同理心關懷這個性別多元的世界。

我除了每天上 Scruff 看新鮮帥哥外，這些 Scruff 認識的朋友也都有臉書或推特，千萬不要當潛水族，所以我每天都會上臉書看貼文加按讚，一定要積極與其他網友互動，讓別人認為你是積極經營友情的人。而我每天看大家的貼文，也會感覺我不會與社會脫節，覺得生命有意義。我們也會交換 LINE 成立群組，分享生活資訊，甚至是養眼圖片，一早就覺得精神振奮。（受訪者 B，2019/0202-001）

對所有受訪者而言，網路的社群網站平臺著實彌補了如 Scruff 此交友軟體的社會支持功能，如同受訪者 G 所言，手機創造的社群網站平臺正好彌補了 Scruff 的不足。從受訪者的意見觀察之，社群網站加 Scruff 運用已成為行動通訊時代交友平臺的交友模式，尤其是在地緣社會關係網絡尋求社會支持的使用需求上，此多元平臺的運用趨勢對八位受訪者而言如同一種「儀式」：

同志難免都需要有朋友支持，我也一樣啦。其實 Scruff 比較像在愛河邊釣人聊天的感覺，喜歡就傳訊問候，期待交談之後的火花產生。產生火花後一定會問對方：「你有沒有臉書、推特？有沒有 LINE？」因為這種邂逅後的情誼還是需要長時間的經營，所以通常聊後喜歡就會交換臉書、推特，甚至是 LINE，藉由一群朋友在社群網站的按讚或留言，比較有一種被關心支持的感覺。（受訪者 G，2019/05020-002）

藉由訪談記錄年長同志使用手機後的發展，社群空間已不再是公園、酒吧、舞廳，甚至是同志三溫暖，但也因為 Scruff 群體溝通功能的受限，可以看到受訪者會在個人資訊上直接寫上 Facebook 及 LINE 通訊軟體帳號的現象，藉由多元社交通訊方式來獲得社會支持。如受訪者 C

所言，雲端科技發展出的社群網站提供年長同志發展社群空間，這些包括虛擬及實際的社群網絡互動確實提供這些年長同志重新詮釋自己性相的認同場域：

我很難想像我居然有一天會在光天化日之下與一群年輕同志現身群聚，他們對大叔也不會排斥。現在的社群媒體會舉辦同志聚會，成群同志會在異性戀文化主宰的社會空間中集體現身聚會，會共同留著一樣同志髮型，共同穿著具有同志 logo 特色的服裝，我也打扮得跟他們一樣。我們集體在明亮的餐廳中吃飯聊天，甚至是打情罵俏，這種公開表現自己情景在過去的陰暗愛河邊是不可能發生的。（受訪者 C，2019/0412-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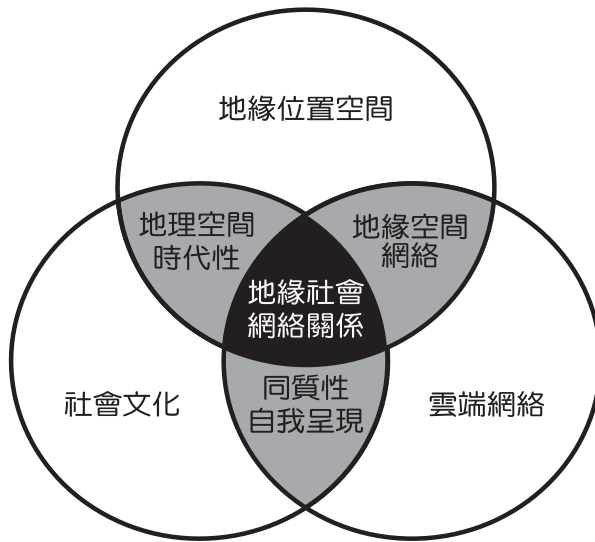
不論是朋友圈、社會層級，甚至是現今國家法律都釋放出對同志族群的善意，這股挺同方的正面支持氛圍也鼓舞了年長同志的自我認同，這些正面鼓勵呈現出此次研究對象高雄年長同志的社會支持感受與過去相關發現之差異。學者趙彥寧（2005, 2008, 2010, 2017）曾針對中老年女同志的一系列研究中，指出臺灣社會的社會福利分配制度如何緊密鑲嵌於既存的異性戀家戶邏輯之中，故而在拒斥中老年女同志的文化公民身分之時，也間接地對他們造成生存物質條件的相對性排除效應。這種負面的相對性排除效應現象，在八位受訪者的現在生活經驗中反而看不到，除因為他們本身都有臺灣社會保障制度的退休金，也少了異性戀家戶邏輯的狀況，此外最重要的是在「一夫一夫」的同性戀家戶邏輯之下，現有國家法律保障了他們同志公民的婚姻狀態身分。誠如所有受訪者中的老大哥 E 所言：「國家通過同志婚姻合法就是最大的社會支持，至少我要手術開刀時我男友就可以幫我簽手術同意書，甚至連遺產也可以給他了。」所有八位受訪者都認為，他們目前都可達到認同接受自己

同志身分的階段，可以接受與男友同居，與男友共同辦理同性伴侶登記，甚至想要結婚，這是他們年輕時想都不敢想的夢想。另外一個與過去研究不同的發現在於同性伴侶的支持功能，過去相關研究將異性戀與同性戀年長成人社會網絡相互比較，男同志最大宗的支持來源是朋友（Grossman et al., 2000），其次才是伴侶的局面已經開始變化，因為伴侶已從異性轉變成具合法地位的男性，本研究所有受訪者表示比起家人，他們更願意從同性伴侶處獲得支持。

伍、雲端科技下之地緣社會網絡關係分析

在實踐 Scruff 的網路民族誌過程中，與受訪者訪談外，以田野筆記的「文字」、「圖像」歸納出其網絡關係的意義，並從研究對象的觀點來考量使用經驗，嘗試找出他們於 Scruff 當中的現身意義。在社會文化的演進下，加上 Scruff 創造出的雲端科技空間特性，讓年長男同志在使用後產生屬於通訊科技時代的獨特使用心得。依據「地緣社會網絡關係」架構檢視受訪者特殊的使用現象，本研究勾勒出屬於高雄年長男同志獨特的網絡關係架構（圖 4），包括雲端網路與地緣位置交錯之下「社交－性慾」生態系統的多元展現，以及在社會文化交織下 Scruff 介面上之審美同質性自我呈現。

圖 4：年長男同志的地緣社會網絡關係架構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一、雲端網路與地緣位置交錯：想像層面的邂逅空間再現

如果從空間形式的辯證來看，Lefebvre（1991）認為空間包含三層辯證關聯的空間形式：空間實踐（spatial practice）、空間表現（representation of space）及空間再現。空間實踐是感知層面的空間形式，空間表現包含物質層面，空間再現則是想像層面的空間形式。

以「社交－性慾」展演交織下的地緣位置空間作為研究的理論框架，可以看到過去愛河左岸從只是夜晚陰森森的邂逅「場所」，藉由同志族群在這片公園場地「社交－性慾」展演交織下的集聚及展現，從只是物理名詞的「場所」蛻變成充滿草根藍領特色的同志邂逅「空間」。由於「空間」具有強化文化的功能，基本上異性戀主控的權力依然透過

強勢主流文化群體的空間壟斷，如果這些異性戀正統性價值觀下，所謂的空間產生也對同志族群產生排斥性，因而年長同志後來也要藉由雲端科技的「空間生產」，藉由虛擬「空間」的實踐與表現，產生屬於新媒體時代具想像層面精神的「空間再現」，這種「空間再現」證明了新的差異空間生產之可能性。

雲端網絡及地緣位置空間交錯下產生的地緣空間網絡現象，這種由共享興趣及現存獨立地理位置所定義的網路空間，和主要以地理位置定義的鄰近社群區分開來，包含了實體的層面和虛擬的空間，驅使年長同志同時呈現在不同空間的許多觀看者之前，並且以不同方式看見這些觀看者，這種透過針對男同志「社會網絡型社交應用程式」正可探討此種共同位置與自我呈現的重疊現象。

在這一新型「生態系統」的邂逅過程中，如 **Scruff** 般的「社會網絡型社交應用程式」強調的是與空間的再現，是地點而非人群，提供情感交流模擬地點與社交互動的平臺，可被視為將實際邂逅地點去疆域化的效果。其功能也在於提供相對安全的交友空間，也在減輕老年同志尋求「社交－性慾」對象的不確定性，藉著提供容易辨別的同志開放空間，提供個人對身體共同表現空間的交流平臺。根據受訪者使用經驗，**Scruff** 具有易用性及可用性的特性，提供安全的網路空間給尋找「社交－性慾」的對象，**Scruff** 或社群網站，甚至是實際邂逅空間彼此相互交叉和影響，透過共存的關係產生新的可行供給方式。

二、審美同質化下保守謹慎的自我呈現：雲端化妝舞會中的社會支持渴望

從 **Scruff** 上高雄同志的自我呈現現象，看到了屬於這塊土地的邂逅

定義新詮釋。由於雲端網路與地緣位置交錯下，產生想像層面的邂逅空間再現，以高雄同志空間的演進而言，Scruff 所營造是一種「社交－性慾」空間範圍的虛擬親密性，而解體的是如公園、酒吧、舞廳等真實邂逅空間中的親密性，這些對傳統人際傳播關係的顛覆，但也顯示出網路交友選擇呈現審美喜好同質化之特殊現象。

過去東西方相關研究皆反映出男同志交友軟體中，使用者擇友時對年紀或體型充滿階層性，廣泛對肥胖或老年充滿不友善的態度（林冠廷，2019; Miller & Behm-Morawitz, 2016; Filice et al., 2019）。但是在以民族誌觀察 Scruff 生態及八位受訪者的使用心得，發現 Scruff 對身材中廣的年長同志類型相對友善，而且有一定比例的年輕人喜歡此類型年長者。由八位受訪者使用 Scruff 情形可以看到，同志交友軟體已經發展到依據喜好口味區分的分眾市場，本研究發現在高雄地區 Scruff 具有「喜愛熊族大叔」這種審美同質化的使用者群聚特質，即使只是占有所有使用者的少數比率，但是他們的友誼忠誠度在受訪者眼中是相當高的。

「原來我自己長得胖胖壯壯的，可以叫做熊把拔（爸爸之意）」（受訪者 C，2019/0412-001）、「這些小鮮肉叫我黑熊大叔」（受訪者 D，2019/0420-001）、「我喜歡肉肉壯壯有一點毛毛的男人，年輕網友說我這種叫做喜熊」（受訪者 F，2019/0614-002），這是受訪者在 Scruff 經過與網友交流後對自我體型的認知，八位受訪者都屬於壯碩或肥胖體態，也都自認為是「熊族」，都喜歡年紀比自己小、中等身材以上，最好是壯碩，而且要有經濟基礎的大叔愛好者。這種「熊族」的同志文化，在臺灣是網路社群創建之後的事，受訪者在年輕時期根本沒聽過「熊族」這種名詞，那時流行的「玻璃」此貶義詞，反而現在已經消失。

如果從地點位於高雄的介面實際來看，Scruff 介面的會員照片，這

是過去交友廣告及異性戀交友從未呈現過的無頭族畫面，從研究者的田野調查可以描繪出大部分使用者呈現無頭、裸上身材照，或是帶墨鏡，甚至是使用沙龍照（圖 5），如從八位受訪者於 2019 年 12 月的個人交友檔案介面來看，皆未露出臉部，顯示保守謹慎的交友態度。由於同志身分怕曝光造成負面效應的影響下，透過無臉的身體展現，既吸引使用者注意，又能避免被認出真實身分導致出櫃危機，但從另一觀點來看，裸露身體同時帶性愛意涵，期待願者上勾。

圖 5：Scruff 呈現出的高雄地區會員介面



資料來源：高雄市左營區，上線時間：2019 年 12 月 28 日。

作者依 Scruff 實際交友介面自繪。

誠如受訪者 F 所言：「進入 Scruff 介面看到一堆無頭、身材壯碩的會員照片，好像在參加一場化妝舞會，因為看不到臉長什麼樣子，完全依照胸部身材在挑人，蠻刺激的」（受訪者 H，2019/0704-002）。使用者像是進入一場化妝面具舞會，在互相不知長相的情境下持續摸索，等待邂逅後能摘下面具，而摘下面具以真實面貌呈現，如同在網路上將真實臉照傳給對方，這種化妝舞會現象的邂逅過程像是一種「儀式」，每次對新對象的邂逅就像是再一次「儀式」地進行，也成為本土年長同志交友軟體會員展現具保守的獨特文化情境。「但是臉蛋還是很重要啦，沒有臉蛋只有身材還是會沒有感覺，如果傳來的臉照是抱歉的那種類型，我還是會說謝謝再聯絡，只能說我很挑啦，寧缺勿濫」（受訪者 A，2019/0302-002）、「一個胖胖有肚子但臉蛋我喜歡的，另一個壯碩肌肉男但臉蛋不喜歡，我會選擇胖胖有肚子的，畢竟要戀愛一輩子的」（受訪者 G，2019/05020-002），這些意見顯示出年長同志強調，最後完全現身後的臉蛋還是比身材重要的次文化展現。

但比起高雄年長同志的保守無頭交友現象，北部地區就開放多了，不僅是年輕人大都露臉、露胸，連老年族群都露臉了：「我的同年齡朋友說大家都露臉了，沒露就沒市場，就沒人要。他在 Scruff 上是穿著高級襯衫的露臉照，背景是五星級飯店 lobby，好像是當 sugar daddy 在釣弟弟的感覺，我覺得不用那麼誇張，誠心交友就好，沒人要就自己過，沒差啦」（受訪者 B，2019/0327-002）。受訪者 B 這些比較心得道出高雄年長同志寧可以保守謹慎為出發點的網路交友心境，但從八位訪談中沒發現受訪者網路交友有被騙錢的經驗。

如果從「生態系統」之下「物競天擇」的視野來看，我們看到這些受訪者有一個有趣的次文化現象，他們會在 Scruff 上塑造「獨特品牌」的自我呈現，尤其強調自己的身材類型與年齡等特質，以特有品牌形象

來吸引其他成員進行邂逅的第一步，讓他們能在強烈競爭的交友空間生存下去。這種交流行為表現在社交性的線上及離線空間的雙重實踐上，在一定程度上也重置了雲端的「社交－性慾」生態系統中邂逅的定義。「我在交友標題加了『黑熊多毛大叔』後，跟我問候的人突然變多了，以前標題是『Harry』時大家都愛理不理的」（受訪者 D，2019/0420-001）。「熊族」、「大叔」、「紳士」，甚至是「把拔」這些名詞，對喜年長熊族的同志而言，似乎成了具吸引力的性感遐想名詞，也成了這些受訪者在檔案上的自我品牌名稱。

如果從階層性的觀點來看，王淑美（2014）提出日常生活中的社交科技使用與人際網絡緊密相連，並且具有階層性。而林純德（2009）則發現臺灣同志文化中之「熊族」已逐漸地發展出一種主要立基於「性」、「性別」及「身體」等基礎之上的所謂「性感階序」，並據此進行情慾互動及經營社交關係。由於有著同質性審美愛好的優勢，如以社會支持可能給予的親密角度來看，受訪者在 Scruff 介面上營造如優質「熊族大叔」相關檔案的自我呈現，透過所形塑的賦予或釋放之行為來得到喜歡「熊族大叔」使用者的青睞，也有利於社會支持的獲得。

在 Scruff 此「生態系統」上營造同質喜好類型的自我呈現，對受訪者而言虛擬空間可視為一種社會支持的空間，而非僅是性慾交流，這個空間雖然提供性慾交流的機會，但是也提供年長同志與喜歡大叔者接觸後獲得社會支持的潛在可能。觀察受訪者在雲端的邂逅交流，除性慾交流的因素難以避免，但也看到社會支持在空間實踐、表現及再現的可能性產生。

陸、結論：向重生的港都「同學（鞋）」致敬

在臺灣同婚元年進行這個跨世代的研究，有其相當特別的紀念意義。對研究者而言，這是一趟非常豐富的奇異冒險，本研究原本設定要尋找 50-80 歲這幾個世代的年長同志，但是卻沒想到比想像中難以尋找，最後找到八位年齡介於 58-66 歲算年輕一輩的年長同志，當詢問其是否認識 70 歲以上的同志長輩時，很遺憾的答案都是已經過世或是失智。在王增勇（2011）的研究發現中，對進入異性戀婚姻的受訪者而言，同性戀是實踐問題，而不是認同問題。透過八位受訪者的生命歷程故事，完成高雄年長男同志在地緣社會網絡關係演進之初探，發現對他們而言，同性戀不僅是實踐問題，也已是認同問題。

比起異性戀者，身為同志的他們有更複雜的多層面生命經歷，經過一年跟他們的相處及觀察，更能設身處地瞭解時代演進下他們的同志身分生活展現，進而歸納勾勒出高雄同志族群生態及活動空間意涵所在，並尋找他們經歷過的社會網絡生活空間之社會支持意涵。而同志婚姻的合法化，除原本來自虛擬空間，或是朋友親友的私密實體空間支持外，也擴大到社會及國家層面在法律上的社會支持，讓他們也開始重視同性伴侶法律權利的維護，這是其他亞洲國家相關同志研究至今無法看到的現象呈現。而這種來自朋友、社會及國家各層面社會支持的社會氛圍，給了這些長者重新面對自我認同的勇氣，誠如此次受訪者中的老大哥受訪者 E 所言：「同婚通過讓我有一種重生的感覺，好像真的在過真正自己想要的生活。如果我的美國大兵 David 還在世的話，我還可以跟他結婚，拿到美國綠卡呢（哈）」（受訪者 E，2019/0530-002）。

本研究最驚豔的就是看到「在地觀點」的草根同志文化，由於高雄

外來移民社會歷史性與勞力密集產業的空間性，藉由他們的回憶敘述中，看到許多專屬於高雄這塊土地「過去」與「現在」的同志特色：臺灣國語的「同學（鞋）」通關密語，具有美麗河景加上外國大兵、船員共同邂逅的愛河左岸，三字經講起來都感覺很可愛溫馨的同志空間，可以反映出屬於藍領、白領加上眷村子弟融合相處的「圈子」。而在現代同志活動空間的形成與變遷下，看到年長同志在數位化妝舞會中盡情邂逅，開始試圖實踐「一夫一夫」共同同居生活下的同志關係。這些都是研究尚未進行前無法想像的畫面，如今如同拼圖般將這些屬於高雄的同志文化一塊一塊地拼出來。

在研究建議方面，由於本研究以詮釋典範為主，此次初探只找到八位受訪者，拼圖尚未完整呈現，因此在未來研究建議方面，由於本初探研究的受訪者皆無婚姻狀態，因此只能從目前無婚姻狀態的年長男同志角度來檢視有關「社會網絡型社交應用程式」使用行為之研究。未來研究除仍需克服「現身」問題外，可以更有系統地檢視仍是處於異性戀婚姻之已婚狀態同志為研究對象的相關議題，如果未來還能找到年長女同志的現身，將讓此研究更具全面性。此外未來也可考慮以實證典範來檢視行動傳播科技對年長同志的影響，搭配詮釋典範研究不足之處。關於「地緣社會網絡」之高雄特色分析方面，因為相關參考文獻都集中於臺北地區之描述，連受訪者也都能具體提到高雄與臺北之同志文化比較，鮮少有臺灣其他地區相關研究文獻可供參考，希望未來除北高兩地之同志文化外，樂見其他地區之相關研究出現。

參考書目

- 王淑美 (2014)。〈馴化 IM：即時通訊中的揭露協商與創造〉，《中華傳播學刊》，25: 161-192。
- 王增勇 (2011)。〈跨越世代相遇：看見「老年男同志」〉，《生命教育研究》，3(1): 169-231。
- 白先勇 (1992)。《孽子》。臺北：允晨文化。
- 朱偉誠 (2000)。〈台灣同志運動／文化的後殖民思考—兼論「現身」問題〉，何春蕤編《從酷兒空間到教育空間》，頁 1-25。臺北：麥田。
- 邢飛 (2012)。《中國“同妻”生存調查報告》。成都：成都時代出版社。
- 吳文煜 (2002)。《河邊春夢：台灣高雄愛河畔男性間性慾地景的人文地理學研究》。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論文。
- 吳柏瑋 (2017 年 10 月 13 日)。〈獲總統文化獎 祁家威：願交換同志即刻登記結婚的權利〉，《自由時報》。取自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221574>
- 林冠廷 (2019)。《論男同志手機交友 app 的機會與限制》。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系碩士論文。
- 林純德 (2009)。〈成為一隻「熊」：台灣男同志「熊族」的認同型塑與性／性別／身體展演〉，《台灣社會研究季刊》，76: 57-117。
- 周華山 (1995)。《同志論》。香港：香港同志研究社。
- 周華山 (1997)。《後殖民同志》。香港：香港同志研究社。
- 紀大偉 (2015)。〈斷裂與連續：評許維賢的《從艷史到性史》〉，《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37: 135-144。
- 殷寶寧 (2000)。《「中山北路」：地景變遷歷程中之情慾主體與國族認同建構》。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論文。
- 畢恆達 (2017 年 7 月 23 日)。〈誠品的異質年代〉，《自由時報》。取自
<https://talk.ltn.com.tw/article/paper/1120991>
- 喀飛 (2011)。〈老年同志的三重污名：老年、同志、性〉，《文化研究》，13: 308-312。
- 翁秀琪 (2006)。《大眾傳播理論與實證》。臺北：三民書局
- 甯應斌 (2010)。〈社會性 (sexuality)〉，何春蕤編《連結性：兩岸三地性／別新局》，頁 3-13。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 趙彥寧 (2005)。〈老 T 搬家：全球化狀態下的酷兒文化公民身分初探〉，《台灣

- 社會研究季刊》，57: 41-85。
- 趙彥寧（2008）。〈往生生死、親屬倫理與同志友誼：老 T 搬家續探〉，《文化研究》，6: 153-194。
- 趙彥寧（2010）。〈不／可計量的親密關係：老 T 搬家三探〉，《台灣社會研究季刊》，80: 3-56。
- 趙彥寧（2017）。〈與之共老的酷兒情感倫理實作：老 T 搬家四探〉，《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40: 5-51。
- 賴正哲（2000）。〈在公司上班：新公園作為男同志演出地景之研究〉，何春蕤編《性／別政治與主體形構》，頁 131-186。臺北：麥田。
- Appadurai, A. (1996).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Brennan-Ing, M., Seidel, L., Larson, B., & Karpiak, S. E. (2014). Social care networks and older LGBT adults: Challenges for the future.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61(1), 21-52.
- Castells, M. (2002). Local and global: Cities in the network society. *Tijdschrift voo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ografie*, 93(5), 548-558.
- Chan, L. S. (2017). Who uses dating apps?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rust, sensation-seeking, smartphone use, and the intent to use dating apps based on the Integrative Model.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72, 246-258.
- Chan, L. S. (2018). Ambivalence in networked intimacy: Observations from gay men using mobile dating apps. *New Media & Society*, 20(7), 2566-2581.
- Counts, S., & Fisher, K. E. (2010). Mobile social networking as information ground: A case study. *Library & Information Research*, 32(2), 98-115.
- De Cecco, J. P., & Shively, M. G. (1984). From sexual identity to sexual relationships: A contextual shift.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9(2/3), 1-26.
- Dorfman, R., Walters, K., Burke, P., Hardin, L., & Karanik, T. (1995). Old, sad and alone: The myth of the aging homosexual. *Journal of Gerontological Social Work*, 24(1/2), 29-44.
- Erosheva, E. A., Kim, H. J., Emler, C., & Fredriksen-Goldsen, K. I. (2016). Social networks of lesbian, gay, bisexual, and transgender older adults. *Res Aging*, 38(1), 98-123.
- Filice, E., Raffoul, A., Meyer, S., & Neiterman, E. (2019). The influence of Grindr, a geosocial networking application, on body image in gay, bisexual and other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An exploratory study. *Body Image*, 32, 59-70.
- Garda, M., & Karhulahti, V. (2019). Let's play Tinder! Aesthetic of a dating app. *Games and Culture: A Journal of Interactive Media*. Retrieved from <https://journals.sagepub.com/doi/abs/10.1177/1555412019891328>
- Goffman, E. (1959).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Garden City, NY: Anchor Books.

- Grossman, A. (2008). Conducting research among older lesbian, gay, and bisexual adults. *Journal of Gay and Lesbian Social Services, 20*(1), 51-67.
- Grossman, A. H., D'Augelli, A. R., & Hershberger, S. L. (2000). Social support networks of lesbian, gay and bisexual adults 60 years of age and older. *Journal of Gerontology: Psychological Sciences, 55B*(3), 171-179.
- Hinsch, B. (1990). *Passions of the cut sleev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Hou, C. N., & Lu, H. Y. (2013). Online networks as a venue for social support: A qualitative study of married bisexual men in Taiwan.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60*(9), 1280-1296.
- Ingram, G. B., Bouthillette, A., & Retter, Y. (1997). *Queers in space: Communities, public places, sites of resistance*. Seattle, WA: Bay Press.
- Leap, W. (1999). *Public sex/gay space*.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Lefebvre, H. (1991).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Cambridge, MA: Blackwell Press.
- Licoppe, C., Rivière, C., & Morel, J. (2016). Grindr casual hook-ups as interactional achievements. *New Media & Society, 18*(11), 2540-2558.
- Luo, W., & MacEachren, A. M. (2014). Geo-social visual analytics. *Journal of Spatial Information Science, 8*, 27-66.
- Miller, B., & Behm-Morawitz, E. (2016). "Masculine guys only": The effects of femmophobic mobile dating application profiles on partner selection for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62*, 176-185.
- Ridings, C. M. (2000). *Determinants of trust and use in virtual communitie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Drexel University, Philadelphia, PA.
- Scruff(App)(2020, November 20). In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Retrieved December 24, 2020, from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cruff_\(app\)](https://en.wikipedia.org/wiki/Scruff_(app))
- Shippy, R. A., Cantor, M. H., & Brennan, M. (2004). Social networks of aging gay men. *Journal of Men's Studies, 13*(1), 107-120.
- Silverberg, E. (2020). Scruff: Gay app for chat, dating, and social networking with guy worldwide for iPhone. *Download*. Retrieved January 20, 2020, from http://download.cnet.com/SCRUFF-Gay-app-for-chat-dating-and-social-networking-with-guys-worldwide/3000-12941_4-75275233.html
- Sumter, S., & Vandenbosch, L. (2019). Dating gone mobile: Demographic and personality-based correlates of using smartphone-based dating applications among emerging adults. *New Media & Society, 21*(3), 655-673.
- Suresha, R. J. (2002). *Bears on bears: Interviews and discussions*. Los Angeles, CA: Alyson Publications.
- Wu, S., & Ward, J. (2018). The Mediation of gay men's lives: A review on gay dating app studies. *Sociology Compass, 12*(2), e12560.
- Yeo, T., & Fung T. (2018). "Mr. Right Now": Temporality of relationship formation on gay mobile dating apps. *Mobile Media & Communication, 6*(1), 3-18.

From An Encounter on the Left Bank of the Love River to A Digital Mobile Masquerade: An Exploratory Study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Geo-social Relationships of Elderly Gay Men in Kaohsiung

Cheng-Nan Hou*

ABSTRACT

This research star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geo-social relationships, takes the interpretation of territorial embeddedness, societal embeddedness, and network embeddedness as the cores of an analysis, and then with the background of communication network technology usage outlines each life course of gay space, life experience, and social support. Through Scruff, a social network-based social application, the study queries eight interviewees to explore the meaning of the Kaohsiung gay community ecology and living space under the evolution of the current times via purposive sampling. The interviewees previously had the desire to meet someone attractive in the dark space when being young, went through the nostalgic era of looking for gay friends on the left bank of the Love River with the laborers, and also experienced the urban gay culture when joined by American soldiers and foreign sailors. However, with the evolution of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they started to present themselves in a conservative and cautious way like a masquerade through online interaction and have sought companions under

* Cheng-Nan Hou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Mass Communication, I-Shou University, Taiwan.

the condition of aesthetic homogeneity. The real-tim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proximity of the Internet and location allows multiple overlapping of physical and virtual dating spaces. In addition to presenting the geographical location space interwoven by “socio-sexualized” behaviors and finally gaining positive social support by actually appearing and communicating with each other, the elderly gay men have gradually gotten rid of the negative stereotypes of social isolation. Furthermore, because of the legality of gay marriage, it was originally only supported by virtual or private physical space, but has now expanded to legal social support at the social and national levels. After same-sex friends can legally become partners, this has importantly reversed the phenomenon that friends are more important than partners in past heterosexual marriages. Such comprehensive levels of social support are still not available in other Asian countries, and the legal gay marriage phenomenon shows the value of this LGBTQ research on elderly gay men in Kaohsiung.

Keywords: elderly gay men, geo-social relationships, Kaohsiung, Scruff, social networking app, social support